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九十二回 獨對寒更英雄遇美 同歸故里嬌女思親

話說寶釵在亭中暈了過去，眾姐妹扶他坐在椅上。水仙親自取開關散，給他吹了點子入鼻，只聽寶釵身上像金罄之聲，甚為清亮。響過之後，寶釵打了個噴嚏，回蘇過來，睜眼瞧見都在面前。夢玉拉著寶釵手，含著兩 眶眼淚。眾姐妹圍著一堆，彼此相問。寶釵趕忙站起，對水仙同那些太太們道：「我向來有個心疼病，發起來就暈了過去，一會兒就好，沒有什麼要緊。夢玉你是見過知道的，也犯不上幫著駭人，倒驚動太太們惦記。你快些回新房去，我坐會子再來瞧你們。」眾人

都說：「賈姑太太說的甚是，咱們同著新郎先走，等姑太太歇歇兒再來。」諸位太太擁著夢玉俱往新房去了。孟瑞麟道：「我去給太太個信兒，他老人家急的什麼似的。」水仙也要去照應客人，都放心一哄而散。

掌珠道：「姐姐，你今日何以又動起這樣傷心？」珍珠道：「我知寶姐姐傷心的緣故，別的還可分解，最令人難過的是『瀟湘館』三字。」寶釵將手撫著珍珠肩道：「真是知己！我不怨別人，只怨我家老太太，眼睜睜將我推入死地。豈有做親瞞人之計，瞞林姑娘已經可笑，仔嗎連寶玉都要瞞他？將我充做林姑娘，叫林姑娘院裡的人過來扶我拜堂，這是什麼話呢？我同寶玉養這慧哥兒，我是替林姑娘養的孩子，寶玉同我竟無一點情分。你想老太太為什麼害的我這樣苦？」

只見孟瑞麟親自端著一個細蓋碗遞與寶釵道：「一碗參湯，請姐姐潤潤口兒。太太說亭子上怪冷的，請寶姐姐到屋裡去坐會子，身上舒服些兒再出去聽戲上席。」寶釵飲畢參湯，同眾姐妹來到內廳。水仙正給寶釵們鋪設牀帳被褥，俱極周到，說道：「今晚在園中住過了一宵，明早兩新人見禮，飯後太太往各衙門辭行。壽大爺更沒有一點空兒，要桂大爺在這兒幫兩天忙。」寶釵道：「別說桂大爺，就是咱們也願意幫著照應兩天。只要太太別將咱們當新親看待，這才舒服。各隨其便，你們省了多少照應費事。剛才咱們做過新親，行過大禮，兩新人洞房花燭，咱們算交代過了。」水仙道：「知道姑太太們嫌煩，隨意兒就是了。」寶釵們大喜，略為歇息，同珍珠各姐妹出去幫莊夫人照應、陪客。

外面桂堂聽了會戲，覺過於熱鬧，心中發煩，抽身出來，趁空兒往園中各處遊玩一番，連自家小子都不知道。一人悄悄往山子背後走了過去，不管有路無路，高低曲折，隨意亂走。

才轉過一彎，全不聞鑼鼓人聲，只聽寒雀枝頭啼聲相喚，桂堂甚為有趣。歷過幾處亭台，登過幾回樓閣，稱步換形，越精越雅。來到一座石洞，挨身進去，甚為黑暗，以手向摸，兩邊俱是牆壁。心中不解，必要看他個什麼地方。覺越走越寬，到一座門邊，望見外面十分光亮，原來這石門是在屋子裡面。桂堂剛要走出門去，聽見外面十分光亮，原來這石門是在屋子裡面。桂堂剛要走出門去，聽見有人說話，連忙站住抬頭觀看，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幸虧沒有出去，不然此事怎了。」原來是一男一女正在雲雨高興。女的道：「怪冷的，快著些兒罷。」男的道：「只要舒服，管什麼冷呢。」桂堂想道：「不知是那一家丫頭、媳婦，倒是個會尋樂境的朋友。」轉身摸出洞口，一路歎道：「人家多建園亭房屋，自娛無幾，徒為他人設藏奸匿盜之所，甚為可歎！」

自言自語，走出洞門，只見一隻兇惡大狗追趕一物，在面前飛奔而過。狗勢甚猛，已將趕上。桂堂跟去看是個什麼東西，轉過一座山子，毫無影響。順著往前尋去，來到一座板橋邊，見地下有些血點，忙向四面尋望，見那大狗在橋對面山子下，正在狼咬。桂堂急忙趕到山下，飛起一腳，將個大狗踢有一丈多遠，說道：「我們正要去殺狗王，先踢死你這狗崽！」那大狗踢了半死，滿口流血，臥在草間動彈不得。桂堂見地下是個白色狐狸，毛茸尚溫，週身是血。將手在鼻邊試探，微有呼吸之氣。心中想道：「狸仙自能運氣，或可回生。」隨取出身上帶的金槍藥，揀有傷處全給他敷擦妥當，抱在懷裡，走過橋，向一帶高坡上去。轉到一間閣內，雖陳設精雅，甚覺陰冷非凡。

隨將狐狸放在炕上，見他兩眼微能啟閉，忙撫著問道：「你是《聊齋》之青鳳耶？婀娜耶？鳳仙耶？我與此園毫無關涉，誰知與仙人有附體之緣，豈非天數？日已銜山，我不能久待。今夜暫寄園中，倘能扶病而來，杯酒言歡，以消寒漏，將來補入《聊齋》，又是人間佳話。」說畢脫下身上一件錦襖，蓋在狐狸身上道：「雪風甚寒，一袍相贈，安心調養為要。」出外將閣門關好，尋路下來。

冬景天氣，轉眼就黑。園中路雜徑多，一時迷住，並無人影可以相問。正在著忙，見那山子後燈光一影，閃出個小丫環，手執紅紗小圓燈，說道：「夫人知郎君迷路，遣婢子特來相引。」說畢在前引路，其走如飛。桂堂跟隨急走，不知過了多少高低曲折之所，正來到一帶竹林邊，聽見人聲鼓樂，那丫頭將燈光一閃，忽然不見。桂堂信步走去，像是來到一座亭上。四面去摸，也有桌椅小炕，因走的過乏，就在小炕上略為歇息。倒身躺下，勞頓之人放身就入睡鄉。不知睡了多大工夫，耳內聽著有人叫喚，身上亂推，急忙睜開雙目，只見寶釵眾姐妹、水仙、夢玉諸人都在面前。寶釵問道：「內外差人找你，誰知你躲在這裡。多會兒來的？」桂堂笑道：「園中路生徑雜，東彎西轉的，不知怎樣就到這裡。」眾人甚覺好笑。水仙道：「夜已深沉，且去安歇一會，明日又要勞乏。」桂堂同著寶釵們送夢玉至新房，各人都去歇息。桂堂不要與人同房，命將被褥鋪在梅花樹邊那間閣裡，一人獨睡，不須家人、小子伺候。家人們答應，將門反關而去。

桂堂卸了冠服，一人自飲香茶，頗覺心神清靜。此時萬籟無聲，惟寒更霜角斷續相聞。正在爐中添上點兒沉速，耳內聽人說道：「焚香獨坐，真是雅人。」桂堂回身四望，見閣門已開，一對小丫環手提紅紗燈，照著後面三四美人，抬著一樣東西進來，一直抬到桂堂牀上輕輕放下。內中一個二八美人，光豔奪目，人間並無這樣美色。向桂堂說道：「日間老父因劫數難逃，命懸狗口。荷蒙郎君拯救，又覆以錦衣丹藥，頓使白骨得生，舉家泣感。因老父傷重難行，命妾先為拜謝。」說畢，招展花枝倒身下拜。桂堂趕忙同拜，說道：「無意相援，何煩掛齒。有勞仙姐踏雪而來，更增慚愧。」兩人拜罷，四個丫環過來磕頭。桂堂讓美人坐下，親手送了一杯香茶，問道：

「不知仙姐尊姓芳名？現居園中何處？尊公道行必深，何至傷於狗口？」

美人道：「妾家姓白，父名雪齊，只生兩女。母親李氏，當年為流矢所傷，只有父女相依為命。喬寓此園不過三十餘載。

因這西園一帶為鬼魅所據，陰氣過重，是以我家住在主人之東園。妾名彩雲，去歲招表弟胡郎為婿。今年天府府值胡郎當差，是以離家遠去。門戶清閒，無人照應。老父以歷過三次雷霆大劫，此時數應死於狗口，萬難逃避，因今日是武曲星值日，可以化解，是以忍到今日，不能再緩，來此西園，現身受劫。得蒙郎君解救，從此再歷三次小劫，即成天仙。郎君恩德感難言極。妹名飛雲，年才十四，尚不愚蠢，情願身侍巾櫛，稍報厚恩。因年齒過幼，嬌羞膽怯，故飲沉醉，令妾與婢子輩抬入洞房。望郎君勿以非類見卻，夜已將午，正三星相照之時，休誤佳期。」命婢相扶，起身告別。桂堂忙止道：「姐姐仍將令妹抬去，斷乎不可嫁我凡夫。」白彩雲笑道：「送來佳麗，何必裝喬？」領著丫環冉冉而去。

桂堂連忙歇留，走到閣門，而雙扉依然關好，並無影響。

心中驚異，急忙走到牀前，見美人酣睡正濃，灑香馥鬱，身上蓋著那件錦袍，身下兜著紅錦棉被，香軟非常，嬌容豔麗，絕世無雙。心中十分驚喜，不忍擾其酣興，先將香茶溫好，又替他加上一層錦被，自家就在牀沿輕輕臥下。朦朧正入睡鄉，覺飛雲翻身坐起。桂堂睜目瞧見，忙下牀取一杯香茶送上漱口。

飛雲飲畢，含羞說道：「望郎君勿以非類見棄，妾願以終身相托。」桂堂笑道：「得配仙人，實所深願，但是萍水相逢，不妨作藍橋仙侶。今以尊翁之事，仙姐欲以身報，我斷不敢從命。

倘蒙不棄，拜為姐弟則可，幸無再有他議。」飛雲歎道：「郎君品德俱優，令人欽敬。此時雖不即侍衾裯，俟得勝回時，再共枕席。」說畢，下牀先謝救父之恩，兩人拜後，挑燈相對暢談，彼此十分親愛。

桂堂問：「《聊齋》所載諸仙，果有其人否？」飛雲道：「妾與郎君今日即可載入《聊齋》，知其事即有其人，不知人即無其事。如鳳仙乃我家中表姑；嬰寧是母姨之女。此時雖在瑤池，偶有暇亦尚住還。」桂堂道：「如仙姐們已是仙人，何以尚住人間？」飛雲道：「我輩成仙甚易，脫皮囊甚難。亦猶人之修仙，必定脫去軀殼，我輩比人更難十倍。總要不犯色戒，不作採取邪道，正心求道，廣行功德，歷盡艱難困苦，方能解脫，上登仙境。古今來斷無不經艱難辛苦，不受勤勞磨折，安坐而得富貴者。修仙之道，亦無外於此。」桂堂點頭歎道：

「仙凡一理，人只知羨人富貴，而不知所以富貴之由。是猶願做神仙，而不願修行也。」兩人談的高興，不覺寒漏已殘，曉雞齊唱矣。

飛雲起身道：「且暫別，後會有期。尚有一言奉告，此園過於荒僻，久為鬼魅所據，陰氣逼人，斷不可住。前日因祝郎喜事，本園花神會同土地，將鬼魅驅在山洞中藏匿，不敢作祟，但可暫而不能久。現在新人頗愛瀟湘幽靜，欲留此度歲。此念已動，尚未出口，恐祝郎明日定不忍拂新人之意。郎君將此意與寶總領相商，自有計使其歸去，可以不須說破。」桂堂點頭稱謝道：「深荷關情，容圖後報。」兩人攜手同行，依依難捨。桂堂道：「後會難期，令人腸斷。仙姐自能珍重，無庸多囑。」飛雲笑道：「郎君豁達胸襟，何作此兒女情態。妾先侍慈幃，代郎子職。只願立功汗馬，不必為妾念也。晨光已透，僕從將興，望郎君送過梅林，便即分手。」桂堂扶著，踏冰緩步走出迴廊，繞過一帶梅花香雪。飛雲命桂堂放手，說聲「珍重」，轉身冉冉而去。看他走不多路，倏然不見。站在梅樹下呆呆的直望到曉色大光，聽背後有人說道：「曉色未分，站在風雪下看梅花，其高雅連林和靖都比你不上。」

桂堂回頭見是鬆壽，因答道：「你們是軟玉溫香，錦幃繡閣；惟有我是板橋雪月，獨對梅花。」鬆壽笑道：「月明林下，惜無美人來。」桂堂笑道：「我有美人，是瑤池仙子，非香雪梅花不能比其芳潔。可惜來遲，見不著趙師雄的梅花美人。」鬆壽笑道：「桂郎真是趣人。今日我要各處辭行，這請客須得你代我照應，公館裡現已搬運行李，明日下午就可上船。」桂堂點頭道：「你趁早快去辭行料理，這點事交給我。」鬆壽歡喜，轉身自去。

桂堂回到閣中，有家人、小子伺候，換了冠服，用過點心。

探聽鬆太太尚未起來，忙到寶釵屋裡。寶釵正在梳妝，桂堂請過早安，與諸位姐姐見禮。寶釵問道：「我聽說你一人睡在那裡閣中，倒不害怕。咱們這裡，丫頭們見神見鬼的鬧了半夜。」

桂堂笑應，走至寶釵身旁，對著耳朵將昨日救孤之事，直說到白飛雲臨去叮囑之言，細說一遍。寶釵甚為驚歎，感佩之至，說道：「且不用說破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吩咐丫頭們出去將眾姐妹們叫至面前，又與他們說知其事。眾人恨桂堂不將白飛雲姐妹請來相會，又不知他住在那裡。寶釵道：「橫豎咱們總見得著面，且丟開一邊，你依我只要如此這般去辦就是了。」桂堂同眾姐妹聽說大喜，點頭依計而行。

正在說笑，見夢玉進來，彼此道喜問好。寶釵道：「昨夜我想出一件事來，正要問你商量。我看彩姑娘身子十分單薄，值此嚴冬，受不起路上風霜。我意欲留你夫妻在此過年，春間再去，但不知彩姑娘肯與不肯？」夢玉不等說完，喜的大笑，說道：「寶姐姐真是神仙！剛才彩姑娘同我商量，說這瀟湘館十分雅致，他要住過殘冬方肯回去。未曾來見姐姐，我不敢應允。誰知姐姐倒先知他的心事，再沒有這樣知己。」汝湘、珍珠眾姐妹在旁邊抵著嘴兒只是好笑。寶釵道：「很好，正合我意。明日你同彩姑娘坐著一船送太太一站，瞧我們去後，再回轉來。留芙蓉姐姐在這裡給你照應新房。你們過了年，早些回去，別叫老太太惦記。我對二叔叔說，多留些盤費與你，很可放心。」夢玉點頭，十分歡喜。

桂堂道：「今日外面人多，你就在新房坐坐，水用出去應酬。我去照應，咱們明日再見。」海珠、掌珠眾姐妹同夢玉到新房去歡敘飲酒。寶釵請了水仙來，附耳低言，授了計策。水仙大喜，各人依計而行。又去回過太太，說姑爺、姑娘明日親送一站，船中很可分別說話。今日太太只管辭行待客，可以不必見姑娘說話。

這日，園中分外熱鬧，幸而三家內外人俱得力，忙亂一宵。

祝筠已有寶釵知會，催促起身。鬆壽回過夫人，說官兵不能耽擱，今日必得起身。莊夫人無奈，著人對小姐說，船中還要相聚兩日，請小姐不必傷離哭泣，保重要緊。彩芝連日因要分離，甚為悲苦，飲食俱減。幸有夢玉溫存調護，又得掌珠、九如們相得談心，這會兒聽說都要起身，正在著急哭泣。見水仙進來說道：「給姑娘備下大船，同姑爺送太太兩站，路上很可說話敘談。留芙蓉大奶奶在此照應新房，只消將被褥、行李發上船去，帶一隻隨身衣箱就是了。」彩芝應允，命姑娘、嫂們趕著收拾上船去送太太。

不一會，外面來請姑爺、小姐先上船去。夢玉們只聽見炮聲不絕，各官俱在碼頭候送。同彩芝上了大船，望見岸上轎馬官兵，人如山海，挑箱搬物，挨擠不開。遠遠聽著鑼聲吶喝，碼頭上三聲大炮，說太太已上座船。又隔了好會子，連聲炮響，官兵座船一齊開行。茗煙來見大爺說：「鬆太太吩咐今日辛苦勞倦，要歇息安睡，明晚請大爺同小姐過船相會。現值順風，江面上各船扯滿風篷，各船各走，不能連在一處，請小姐靜心調養。」夢玉點頭，對彩芝說明一切。只得聽船上扯起風篷，開出江口。滿江中遠近皆船，辨不出東西南北。正是小陽天氣，得有順風，船家貪趕路程，趁著江上明月如畫，竟放了一宵夜站。

次日天晚，茗煙進船來回大爺道：「夫人們座船輕快，已上前有幾十里。咱們還是在這兒灣船，還是去攆座船，請大爺示下。」彩芝不等夢玉開口，說道：「咱們原是送太太，總要趕上座船才是。不管風色，吩咐船家不許停泊，盡力去趕。就是攆到天上，我也要趕上座船，去見太太同寶二奶奶們。不用多說，吩咐趕著就走。」茗煙答應，出來高聲吩咐船上不分晝夜總要趕上。眾人齊聲答應，兼程趕路。每日總是茗煙進艙支吾答應。夢玉同彩芝心中甚為焦急，不知不覺走了五六晝夜。

這日，正走順風，夢玉坐在艙口，見江干雲樹很像曾經見過。忙叫茗煙進來問道：「我瞧這些地方，倒像是咱們來路，不像往嶺南去的江面。別是船家走錯了路，也沒有這些日子趕不上的道理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茗煙懷中取出一封書子，呈上道：「大爺請看，就知趕不上的緣故。」夢玉見書面上寫「夢玉弟收啟」，趕忙拆開。裡面有錦箋一幅，寫道：洪園荒僻，不可久居。「竹香梧影」不減瀟湘風景，改為金屋，大可貯嬌。專差茗煙護送歸裡，途中珍重，勿念為囑。

鬆太太夫人連朝辛苦，不勝勞乏。正恐臨別時所謂「白髮老娘詞絮絮，紅妝嬌女淚盈盈」，更難為計也。似此南北掛帆，兩無留戀。諄致彩芝加意扶持，即是不違慈命。園中奩具已交蓉姐帶歸，毋煩勞會。計吾弟此時將抵金陵。自必盤桓數日，即留以度歲亦未為不可。兩處尊長前俱呼名請安，諸姐妹暨魁、緒兩弟，望為致意。餘乞廣為問詢，俟有便鴻，再為致候。茗煙到家後，即速遣之來營，勿遲為囑。此致

夢玉弟手足姊氏寶釵拜啟

夢玉看畢恍然大悟，忙遞與彩芝看了一遍，才知被他們騙了上船，此時悔也無及。彩芝甚為氣苦，夢玉百船溫存寬解。

過了幾日，已到金陵。芙蓉先到兩日，榮國府中差人在桃葉渡頭來接。備下彩輿鼓樂、執事轎馬，十分熱鬧。王夫人知夢玉們將到，預先將祝母同眾夫人都接在金陵等候，今見芙蓉已到，歡喜異常，兩處差人遠接。這鬆彩芝可憐舉眼無親，身不由己，只有夢玉是個前世知己，諸事體心合意。同他來到榮國府中，剛出轎門，王夫人舉目觀看，吃了一驚，竟是一個還魂活現的林黛玉。薛姨太太同李紈、平兒亦甚為驚異。少不了賈、祝兩府拜堂行禮，許多儀文規矩，整鬧了一日。接著開筵請客，又是幾天。

彩芝同眾姐妹朝夕相聚，彼此情投意合。柏夫人見彩芝身體瘦弱，辛苦不起，回過老太太，每日請安禮數量為裁減。蟾珠們命夢玉在彩姑娘屋裡作伴。將個性情古怪、易於動氣之人，鬧的無氣可動，真是閨門中第一樂事。

祝母住過月餘，將已歲暮，拉著王夫人、薛姨太太一堆兒同去過年。夢玉自到金陵住了幾日，同彩芝各寫書信，並桂、柳太太們家信，一並交給茗煙，命其星夜趕赴軍營。

且不言祝母們回宅及茗煙起身之事。且說寶釵自開船之後，派鬆壽夫妻作前隊，留桂堂在中軍護衛。鬆夫人座船緊接在祝筠之

後。開行兩日，鬆太太忽然問道：「小姐、姑爺坐船相送，何以不見過來？」水仙將彩姑娘欲在園中度歲之事，與寶二奶奶相商。」園中陰氣過甚，斷不可久住。又知小姐情性古怪，難拂其意，是以定計令其南歸。此時彼此已相離千里，又省了太太難捨難分的一番傷感」。莊夫人點頭歎道：「母女總要分離，這樣一走倒也乾淨。只是沒有叮囑他些說話，很不放心。

可憐從來沒有離過一日，他在路上不知是怎樣的悲苦難過。」

水仙道：「我瞧著同夢玉十分相得，到了祝家比在家還要有趣，姐妹又多，未必有空兒念著太太同咱們呢。」莊夫人不覺破涕為笑，自此倒將念女之心暫且丟開。又過數日，已到岸起程，官兵按隊前進，登山度嶺，不多幾日已到節度衙門，各官迎接夫人進署。

此時，鬆大人正在領兵剿賊，鬆壽夫妻拜托水仙侍奉夫人料理家務，趕忙同著寶釵們前去出兵打仗。祝筠將荊、朱兩姨娘交在鬆府，自家押著糧餉星夜兼程而去。

鬆壽、孟瑞麟正催兵前進，望見前面一群人馬飛奔而來，為頭一將黑面虬須，烏盔鐵甲，手執長槍，騎著黑花駿馬，威風凜凜，器宇驍勇。兩軍相近，那將策馬上前，向著鬆壽躬身問道：「來的可是祝觀察的官兵麼？」鬆壽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那將趕忙下馬過來道：「公子可是鬆大爺？」鬆壽點頭問道：

「足下是那裡的？」那將笑道：「大爺可知道有個包勇？」鬆壽忙下騎拉手道：「久仰大名，今日才得見面。聽說你同馮哥管運糧餉，來此何干？」包勇道：「接著寶總領札諭，招募得三千名精勇義民，與馮哥晝夜操演，技藝熟習，又買得幾百匹好馬。昨日探子來報，知大爺們已到，趕著帶領義兵前來迎接。」

鬆壽大喜，吩咐紮營，帶著包勇來見總領，迎有八九里路，見中軍蜂擁而來。桂堂瞧見，忙上前說明包勇來意，回馬至寶釵轎前請令定奪。寶釵吩咐行營暫住，令二將相見。鬆壽、包勇來至轎前請安。寶釵問包勇軍營近日情形，包勇將招募鄉勇及軍營光景細說一遍。寶釵大喜，令鬆壽帶五百名為頭隊；珍珠、寶書各帶五百名為左右翼；桂堂帶五百名為二隊救應使；令包勇帶五百名為中軍護衛；佩金帶五百名為後合接應，保護糧餉。軍令一出，登時分隊，又將所買之馬分給男女家將，其餘派在各營喂養聽用。

此時，軍容更加威武，三聲炮響，拔營前進，晝夜兼行。

離松節度大營十餘里，紮下營盤。松節度早已探知，差官來接。

祝觀察、寶總領帶領男女諸將來大營參見松節度。多年不見的至親弟兄，說不盡那番親熱有趣，彼此敘談。松節度道：「賊兵猖獗，四面堵截，因官兵短少，難以取勝。昨見兄弟奏請來營，蒙聖恩簡用觀察，帶兵剿賊，我心甚喜。又知寶姪女帶女將、鄉勇為國出力，不可不上達天聽。昨已拜本上奏，並奏出係榮國公之孫媳、寶玉之婦。眾女將亦俱是諸臣之子婦，請旨賞給虛銜，以便於領兵剿賊，用示鼓勵。」寶釵道：「我等代祖宗報國深恩，以盡犬馬未盡之力。女流輩並不敢邀功賞，蒙叔父具奏，更增畏愧。」松節度道：「用命賞於祖，不用命戮於社，國家不管男女，只知賞功罰罪而已。二兄弟專管總理糧餉事務，同桂三爺就在總局辦事，不必來至軍前。寶姪女帶領諸將逼近賊巢，安營堵殺。其中調度你自定奪，不必來往相商，致恐有誤。如要調動大兵圍剿，必須商酌。你每日隨時將動作機宜，差心腹密為知會，我在大營彼此呼吸照應。」對寶釵附耳又說了些機密軍情，寶釵點頭答應。忽見中軍官送進一件東西，松節度瞧見大喜。不知是件什麼東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